

武侠小说母题与意象研究

王 立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立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王立著. —大连:辽宁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ISBN 7-81103-097-7

I. 武... II. 王... III. 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7319 号

责任编辑:韩德委

责任校对:杨人格

封面设计:张 博

版式设计:孟 冀

出 版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邮 编:116029

营销电话:(0411)84206854 84215261 84259913(教材)

印 刷 者: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8.75

字 数:220 千字

出版时间: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序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著名论文《刺猬与狐狸》中,根据古希腊的一首诗:“狐狸知道很多小事,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将人分成狐狸和刺猬两种类型。狐狸型的人,总是同时追求很多目标,把世界看得很复杂;而刺猬型的人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单个有组织性的观点,一个基本原则或一个基本理念,发挥统帅和指导作用。学者也可以分作两种类型,狐狸型的学者兴趣广泛,能同时对多方面的问题抱有关心,对知识本身有浓厚的兴趣;而刺猬型的学者则执著于理论思辨,可以长时间集中思考一个问题,无穷地追溯问题的原点。一个刺猬型的学者,你很容易对他的学术作一个预期,多少年后大致不会相差太远。但狐狸型的学者,你是无从捉摸的,他常跟着感觉走,兴之所至,广泛涉猎,多少年后,他对课题的选择和成果会让你瞠目结舌。

王立兄似乎是一个狐狸型的学者,而且是一只永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搜寻目标的狐狸。他一部部接连问世的大著,每令我瞠乎其后,不敢向风。

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新方法的讨论逐渐冷落,人们热切盼望的新方法的成功实践似有似无,并没出现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当时也算是新方法之一的主题学研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

究,虽有一些零星论文发表,终不成气候。直到1995年王立兄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举推出《中国文学主题学》四卷,分论“意象的主题史”、“母题与心态史”、“悼祭文学与丧悼文化”、“江湖侠踪与侠文学”,才在这一学术领域掀起较大波澜。

《中国文学主题学》四卷,包含着不少崭新的课题和有价值的思路,只因篇幅所限,未能充分展开。从日后王立兄学术的发展来看,这四卷的内容基本成了他整个研究的导论,许多课题和想法后来都被发展、充实为一个个扎实而有深度的专题研究,像宗教民俗、女性情爱、祭悼、复仇、游侠等等。在我的印象中,复仇和游侠这两个既有关联、交叉,又各自独立发展的母题,似乎是王立兄用功最勤的课题,他就此所撰写的论文,仅在本书后附目录所列即多至40余篇。从《中国文学主题学》中的初步开掘到《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的全面拓展,再到这部《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的深入探索,作者经由点、线、面的反复研讨,在这一课题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武侠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全民阅读的热点,像我这种远不能算武侠迷的一般读者竟也读过金庸全部的小说——这是我阅读经历中的一个纪录,迄今为止,金庸是惟一一位我读过他全部小说的小说家。在举世风靡的武侠热中,武侠文学也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中国游侠史》、《武侠小说史》之类的著作已出版了若干种,著名文学研究家涉猎武侠文学的更是不乏其人。当王立兄以此新著来索序时,我诚惶诚恐之余,也不乏好奇之心,很想知道他那辆“主题学+母题学”的水陆两栖坦克,此度又推进到了哪一块阵地。

武侠小说读者既众，议论纷纭，未被谈论的东西似乎已很少了。但我浏览王立兄的大著，发现他讨论的问题竟多是很新颖的。比如第一编“武侠文学与武侠文化”论唐诗中的胡人形象与射箭技艺描写，元代的向猛兽复仇故事，还有反面人物形象金兀朮。其中蕴含的豪侠文化精神，一经他揭示，各个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就拿“比武招亲”来说吧，原是武侠小说中俗而又俗的老套，或许正因为太平常了，研究者反而很少注意。王立兄独专辟一章来探讨古代叙事文学中这一带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学母题，从仪式的程式、规则及旁观者反应入手，分析比武招亲带来的团伙内部重新整合效益，附带论及对这特定情境中女性性别意趣的描写，从这个俗套情节中引出了诸多不俗的话题。第二编“中外比较”将武侠文学的视野推广到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学，研究了汗血马、忍痛自伤、复仇动机、骑士精神等中西共通的文学意象、母题之间的影响和对照关系，其视角和选材之新颖自不待言。第三编“金庸小说母题意象”所探讨的问题，相信金庸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都会有兴趣。这是“金学热”中罕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声音，作者不仅有说服力地阐明金庸武侠小说这朵奇葩植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还具体考证了金庸小说中动物求医报恩母题的佛教文献来源和冰蚕意象的文本来源，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实证考察，同时也是读起来饶有趣味的文字。

我与王立兄相识已有不少年头，虽见面机会不多，所操术业有异，但一直保持联系，交流研究成果。王立兄视我为知音，我视王立兄为畏友，他的著作常给我多方面的启发。这部新著给我的印象是，一以贯之地运用了作者擅长的主题学方法，不只注重武侠题材史上的作品流程研究，还不时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

地根据主题意脉进行跨文体的探索。他在进行主题学研究时,往往辅以“意象”这一抒情文学概念,试图通过叙事文学、或叙事与抒情文学共同关注的某些特定意象,揭示武侠小说写作中的继承和因袭现象。这种工作将武侠小说研究推进到一个更深层的历史考察中,意味着武侠小说研究正在由印象式批评向专门化和学术性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关的,以跨文化比较的视点观察问题,也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除了以“平行研究”探索中西方正义观念的文学表现、复仇文学中的复仇动机、范围表现的差异之外,作者特别重视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考察武侠小说在精神和表现方式上所受到的佛经文学及印度文学的影响,非常具体地寻绎许多母题、套路的由来。这些材料和问题,被作者熟练地运用到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范畴加以解释,形成不同程度的独创性见解,相信这些见解会有力地推进和深化新世纪的武侠小说研究。

蒋 寅

2004年岁末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目 录

绪 论 武侠小说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影响与参照	1
一、 武侠小说的社会风俗史意义	2
二、 武侠小说中人类学内蕴的发掘	6
三、 武侠小说的伦理核心与叙事模式	11
四、 武侠小说的外来影响及其研究的参照	17

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编

第一章 汉魏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主题	23
一、 年少报家仇的乱世风气与鼓励私复仇的民俗导向 ..	23
二、 魏晋六朝诗歌中的咏侠主题	28
三、 咏侠主题唐代余响中的高扬复仇趋向	33
第二章 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及其豪侠文化精神	37
一、 胡人形象在唐诗中的种种表现	37
二、 形象学理论对于胡人形象阐发的启示	42
三、 唐诗胡人描写对于先前同一视野的开拓	46
第三章 射箭技艺描写与唐代豪侠精神	53
一、 射箭意象与唐人建功立业豪迈气概	53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

二、射箭技艺与武勇声名的内在联系	57
三、射箭技艺崇拜的人类学依据和前代文本影响	63
第四章 元代向猛兽复仇故事的豪侠风范	66
一、元代诗歌中的斗虎复仇歌咏	66
二、史实载录与斗虎风气的普遍	70
三、勇斗猛虎歌咏的反暴复仇精神意义	74
第五章 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	
——金兀朮形象的“侠义”性格	78
一、金兀朮侠义忠肠的种种表现	78
二、金兀朮忠义性格构成的文本成因	80
三、金兀朮性格的侠义文化传统成因	83
四、侠义品格的外在积极体现和内在自律意识	89
五、金兀朮形象与清初平民心理期待	92
第六章 古代叙事文学中的比武招亲母题	97
一、比武招亲:一个带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学母题	97
二、比武招亲仪式的程式、规则及旁观者反应	100
三、比武招亲带来的团伙内部重新整合效益	103
四、招亲比武特定情境下的女性性别意趣描写	107

中外文学意象母题比较编

第七章 汗血马、中西交流与豪侠英雄气概	115
一、汗血马的出血原由及神化原因	115
二、天马龙驹传闻功业取向之于汗血马传说的介入	120
三、抒情文学中汗血马传说精神气概的扩散	126
四、华夏叙事文学中宝马意象的充实丰富	129

第八章 忍痛自伤习俗及文学母题的印度中亚文化来源	134
一、忍痛刚勇的核心表现及其侠文化精神	134
二、刚勇忍痛气概的转化与自伤夸示的发生	138
三、恶势力团伙内部凝聚力对于自伤忍痛的借用	142
四、忍痛自伤习俗及文学表现的印度中亚文化根源	144
第九章 中西方复仇文学主题的复仇动机、范围的比较	150
一、西方复仇的精细对等与中国复仇扩大化情绪化	150
二、复仇动机:西方为个体尊严与中国为家族伦理	156
三、中西方复仇过程及成功者结局描绘的偏重	160
四、中西方复仇动机与范围比较的诸多启示	168
第十章 西方骑士与中国古代的侠	
——中西方文学共同母题表现的正义精神	170
一、目标与方式:正义事业和为此斗争的文学表现	170
二、公与私:复仇与法律对立体现不同层次的正义	178
三、西方骑士之爱的正义与中国侠正义高于爱情	185

金庸小说母题意象编

第十一章 金庸小说中草原大漠描写的跨文化眼光	195
一、草原大漠与男性人物的尚武、家国观念表现	196
二、区域文化与女性人物的性别、婚恋观念表现	203
三、地域文化意象与金庸小说的地域文化视野	207
第十二章 金庸小说中海洋描写的文化内涵	212
一、海战描写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抗	212
二、海岛描写中透露的个体生命意识	216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

三、大海景观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作用	219
四、大海意象与武侠小说的传奇性延展	222
第十三章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225
一、爱情遭拒、主人公变态复仇	226
二、主人公利用爱情进行复仇	229
三、主人公以爱情消解仇怨	232
四、女主人公为爱情而复仇	235
第十四章 金庸小说动物求医报恩母题的佛教文献溯源	239
一、猿求医故事的文学史渊源	239
二、虎、象、狼求医故事的文学史渊源	241
三、代兽疗伤母题的佛经渊源及旧派 武侠小说表现	246
第十五章 金庸小说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	250
一、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及朱眼冰蟾描写	250
二、旧派武侠小说对于冰蚕描写的开创之功	253
三、冰蚕崇拜的叙事文本来源	254
四、冰蚕描写的形象学创作方法及成因	259
附 录	261
后 记	266

绪论

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 外来影响与参照

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武侠史研究论著的兴盛,以笔者看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武侠小说史,二是武侠活动史、心态史,三是武侠文化史。这一潮动与港台武侠小说、影视作品的蜂拥涌进,其他通俗文学史著作竞相问世分不开的,当然,也是与著名的前辈学者赏爱和身体力行参与,如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南开大学宁宗一先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乃斌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胡文彬先生等,以及出版界的武侠爱好者倡导支持有关,如北京的刘国辉先生、从安徽到广东的罗立群先生、上海的周清霖先生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伴随武侠小说创作及大众消费热的悄然兴起,港台与国外同类研究著作的启发,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逐渐有了一系列自己的武侠文学史及其侠文化史的研究专著。这是中国小说史、叙事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对应的方面,这却为多数治小说史、文化史的学者所忽视,甚至不乏讥诮和轻视。原因有多方面:文学观念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学科学术分工与体制上

的,也有学术的门户之见,等等。

这十年来情况稍有改观,但以此率先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仍非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而是比较文学专业的。这不是正常现象。研究观念似还需要进一步改变。预计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这一局面当会有较大改观。可能会较多表现在断代的武侠文学史、武侠思潮史、跨学科的武侠史研究,而且其还会向中外交流史、宗教(佛教、道教、民间秘密宗教)方面具体深入地拓展,有关武侠心态史的多层次研究也会打开一个新局面。

一、武侠文学的社会风俗史意义

武侠文学的社会风俗史意义是多重的。其正面价值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有识之士那里,就已经被充分地关注和强调。这是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在东邻日本国力崛起的巨大压力下向传统的追怀与呼唤。有位署名伯的评论家曾写下《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输灌社会感情之速力》一文,认为:

神州大地,向产英灵,不特燕赵之间,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已也。然中国旧史,向无义侠名。太史公编列《游侠传》,独取荆轲、聂政、朱家、郭解之徒,其大旨,以仗义报仇者近是。成败虽不足论人,然个人上之感恩知己,求其舍生敢死,关系于国家主义者,又不数睹,遂使数千年文明大陆,如东洋之武士道,能动人国家思想者,不啻流风阒(阙,寂静)寂焉。悲夫!圣经贤传,颓人气魄;即所谓稗官野史,又无以表彰之,又何怪哉!则虽欲不让小说为功臣不得也。……即所谓下流社会者,亦群焉知人间有羞耻事。以是为义侠小说输灌之力,盖无多让焉。^①

^① 《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七期,1907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绪论 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影响与参照

又如成之《小说丛话》曾论小说《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武事小说”的审美功能：“可以振起国人强健尚武之风。中国今日之风气，柔靡已极。一部分人尚武之性质，尚未尽销亡者，未始非此等小说维持之也。然其缺点有二：一曰蛮横不讲理，而专恃武力。下流社会之人，任遇何事，皆有一前打后商量之气概，其明证也。一曰不切合于时势。如持枪刀弓箭，而欲以御枪炮；谈奇门遁甲，则群诧为兵谋；其明证也。……凡英雄的小说，虽不必尽符合乎公理，而其性质，必有几分与正义相连。盗亦有道，其明证也。此等处暗中维持人心风俗之功，亦不可没。”^①

这就把有关武侠的叙事文学提升到维系人伦、端正民俗的高度。

在列强入侵、巨大的民族矛盾挤压下，先前的某些小瞧侠盗等越轨之徒的价值标准不能不有所改变。1906年，现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的开山者林纾，在其翻译小说《〈雾中人〉叙》中不无偏激地指出：

古今中外英雄之士，其造端均行劫者也。大者劫人之天下与国，次亦劫产，至无可劫，西人始创为探险之说。^②

这位翻译了大量的欧洲侠义英雄小说的国学大师，也间接地给武侠人物以充分的肯定和褒奖。而他自己也创作了《傅眉史》等大量的武侠小说。至于姜泣群辑《虞初广志》（1915年上海光华编辑社出版）在“出版凡例”中，则明确阐明编辑该书有四个目的，其二即“振兴武侠”：“夫日本有大和魂之徽号，斯巴达有蔑士米亚之

^① 《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三至八期，1914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②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2页。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

奏凯，悉为武侠之纪念，立国之精神，被诸歌咏，传为美谈，用资激励，故其国民体魄雄健，品性高尚，对于国家与社会遇有患难，不惜披肝掷脑，赴汤蹈火以救之，坚成城之众志，巩国力于无强。”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豪侠问题，史学家早就探讨过。例如，个体的豪侠性情与尚武豪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寅恪先生即认为：“说南朝前期吴人不习战，南人怯懦，是相对于善战的楚人、北人而言。在吴人不习战声中，酝酿着南方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的兴起。但要有时机。这个时机便是侯景之乱。……南方土豪洞主乘侯景之乱兴起，大致不出两种方式：一为率兵入援建业，因而坐拥大兵，二为啸聚徒众，乘着州郡主将率兵勤王的机会，以依法形式或强迫取代其位。继梁朝而起的陈朝，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以取得他们的支持。”^①

然而，武侠文学人物以及民间慕侠心理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对此，笔者曾经概括为：渴求理解常受牵累，仰慕豪侠屡中圈套，逞情任性不计后果。^②其实，还不限于这些。例如，关于慕侠心理所带来后果的一个极端性例子，就是因慕侠破家，晚清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二十三转述说，宋代孔平仲《珣璜新论》云：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某，辄为之泣下，属（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为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喜甚。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

^①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04～205页。

^② 参见王立：《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第十章《角色缺陷与中国古代侠文学主题》，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89页。

绪论 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影响与参照

俞樾评：“按此子，一庸妄子，独知敬爱关帝，亦奇。”道出了某种认同心理。按，此故事早亦见于宋代张耒《明道杂志》。阅世不深的富家子，心仪带有武侠色彩的人物关云长，他竟然把戏中情节当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可以说，这类事情，在武侠崇拜的特定文化土壤中并不是孤立个别的现象，类似的现象方式有别，只不过程度严重性赶不上这一例子而已。

所以从风俗史意义上说，武侠文学的创作、欣赏和接受过程应该作一统观。这里，我们觉得倒是可以借用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关注传奇这一文体的人类学意义时的一段话：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不论是长篇传奇还是短篇传奇，它们的世俗性和显而易见的现实性部分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们给构成一个文化中值得称许的或典范的伦理行为提供了线索。传奇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就是在解决问题，其内容可能包括格斗、战争、对抗和各种生理、心理的磨炼。传奇也会明确或含蓄地回答某些问题：该文化为杀人辩护吗？哪些行为被认为是勇敢的，哪些是懦弱的？格斗或战争的规矩是什么？存不存在利他主义思想或自我牺牲精神？……^①

尽管活跃在武侠文学乃至相关传说载录中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未必都能同现实生活中实存的划等号；并且，西方的英雄传奇(saga)也不见得与中国古代武侠文学完全对等，然而，如果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武侠文学有基本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中国古今武侠文学，的确能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而且，可以说是从一个个富有民俗风情意趣的角度，鲜活生动地呈现出上述问题的较佳答案。

^① [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540页。

二、武侠文学中人类学内蕴的发掘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侠义崇拜以及武侠文化深蕴中实在有着不可忽视的人类学成因。

首先,是武侠崇拜信奉者和武侠人物自身特定年龄段所具备的固有心态。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指出,“次文化”(sub-culture,又译“亚文化”——引者)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人所常用的一个名词,这是指一个社会中不同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格调与行为方式而言,每一个社会都有许许多多的“次文化”。不同省份的人有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与生活传统,因此就形成很多不同的“地方次文化”。而“青年次文化”具体说是代表一群由十六七岁至三十岁青年人表现的心态与行为特征,这种心态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成人世界的形式化、规矩太多以及繁文缛节的反抗。青年人因为社会地位与角色的不同,所以最不习惯于成年人的种种形式化生活方式,最惧怕成年生活中种种拘束行为的规矩,这种心态可归纳而称之为“对形式主义的反抗”。而且:“由于这种对形式主义的反抗,青年人在行为上表现出三种明显的特点,那就是:(1)不论在行动或服饰上处处流露不拘形式,不墨守成规的习性;(2)偏好简洁、省略、不繁文缛节的语言、应对与人际关系;(3)崇尚自然、本性,不客套、不虚伪的生活。”^①

这一论断相当深刻,仅就中国古代来说,也是有着大量现实生活根据的。这一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侠崇拜,可谓古已有之,秦汉时期的“恶少年”就是。到了汉魏六朝则发展为“年少慕侠”的乱世心态,一直延续下来。五代时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说:“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鞞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圃则驻而饮。”的

^①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8页。

确，王贞白《少年行》不就如此吟哦：“花时轻暖酒，春服薄装绵。戏马上林苑，斗鸡寒食天。”李白《少年行》其三也状写了侠少生活的优游自在：“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因此，我们也就很能理解，何以《乐府诗集》卷六十五收有唐人李颀《缓歌行》一诗，该诗对于“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的市井侠少生活进行了可贵的批判，他还能悟出：“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来任侠非。”

侠少年们多人结成团伙，在游玩中很容易群体心理互相激发，作出违法犯禁行为。李白《少年子》一诗就注意到侠少的任酒使气惯习：“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这类侠少还往往把宿娼视为任侠。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藪泽。”这类侠少长期泡在妓院里，以侠行侠气向女性夸耀。所以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四咏：“霜满中庭月满楼，金樽玉柱对清秋。当年称意须行乐，不到天明不肯休。”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即写他们的博猎宿娼，无所不为：“青云少年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藐视礼法本身就成为豪侠之气的外溢。在贵游侠少群落中，有的自身身份就是京都“禁军侠少”，常在京城游侠，唐诗中对他们的任侠行为也多所展露。王维《少年行》四首、李益《汉宫少年行》、张籍《少年行》、李巖《少年行》三首、鲍溶、孟郊、王建的《羽林行》、李廓《长安少年行》等都属此类。雍陶《少年行》还咏叹道：

不倚军功有侠名，可怜毬猎少年情。
戴铃健鹞随声下，撼珮骄骢弄影行。
觅剑重装燕客剑，对人新按越姬箏。
岂知儒者心偏苦，吟向秋风白发生。